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荀子卷第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

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入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

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証

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悞先謙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

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古者有姑布子卿

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或馬故極論之

卿名相越裏子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相李兌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者或本無姑字

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再三言者深非之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術道也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

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

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駢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

駢臂也駢音寒○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

子集解

卷三 非相篇

一 埽葉山房石印

弓稱子弓猶李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白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

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弨曰案馬字古多以爲發軔

如周禮馮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馬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馬或用衆或用安字異語同

皆以爲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

發軔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

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盧文弨曰今毛詩本倚誤作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

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悞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

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

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

期亦平王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王引之曰

子公子結明疑著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俞樾曰善乃蓋

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故

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子匠石見櫟社樹絮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

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其志意脩飭耳○盧文弨曰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

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

言古之聞人不以相論故事不揣絮長大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

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

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

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盧文弨曰馬元刻

作馬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方相也
僅可之詞瞻說大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其首蒙茸

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偃或曰戰倮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舉陳之壯色如

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郗鑒行曰鰭在魚之背
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傳說亦背僂歟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

牟子 牟與眸同參眸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

○盧文弨曰從者
猶言學者注非
古者桀紂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姦好也倍萬
人曰傑越過

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是說見經義述聞卷四說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然而身

意猶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愚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者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為考，儒效篇是大儒之

不眾論議之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致禍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

方言云儂

疾也慧也與喜而翔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僕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及東乎有司幾乎

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

說文曰姚美好貌治妖奇衣珍

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

士者未娶妻之

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

士者未娶妻之

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

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

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

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東乎有司

而戮乎大市

司犯刑罰為有司所束縛也

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

皆知惡也俄則東乎有司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文弨曰非相篇當止於此

下大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先

譙案謝本眾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州本刪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言必有禍災也

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

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誣也莫干反○先謙案若順也向則不順背口

是人之二必窮也

又謾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為如楊注非知

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必三窮也

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

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已之不及也

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王念孫曰曲直有明又

以相縣矣

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與推智尊榮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為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並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証矣先謙案王說有相字人有此三數行者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即涉上文而行是今從宋本補正

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宴然聿消莫肯下墜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明曰消作宴然蓋報之悞耳明曰氣也墜讀為隨屢讀為婁

婁斂也言雨雪瀼瀼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墜於人用此居處故其驕慢之過也○郝懿行曰毛詩本出荀卿荀卿所引詩多與毛合毛詩見明

曰消韓詩曉明聿消毛云明曰氣也韓云曉明日出也二說義相成廣雅釋詁曉然也

段氏玉裁說大注云荀卿引詩作宴然即曉然也宴晏曉古通用玉篇曰曉同明如段氏

說然則毛詩見明之見應讀為現宴雙報朕朕疊韻亦兼雙報俱音近假借字耳聿曰

二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墜毛作下遺古讀遺音同如旋字

或作旋見於說文可証矣墜與隊同隊墜古今字也下墜者以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

雪宴狀消滅方用居位而數以驕人也屢當作婁婁者亟也數也毛詩傳自荀卿今推荀

義以補毛傳義或當然鄭箋遺讀曰隨婁斂也與毛異不當援以注荀楊注失檢先謙案

此詩毛作見明韓作曉明魯作宴然宴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正用魯訓漢書劉向傳引詩雨雪瀼瀼見明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為無雲據說大魯姓無雲也明曰見也依顏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普顏所見本不悞後

人妄改作見耳向用魯詩尤可証合玉篇廣韻皆云曉然二形同韓之曉明即魯之曉然

耳庶瀼消大廈姜古今文之異荀子傳詩浮邱伯伯傳申公為魯詩之祖荀書引詩異

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為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

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

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而不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

荀子集解 卷三 非相篇 三 埽葉山房石印

禮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禮直吏反○劉台拱曰極極也王念孫曰
穢之言施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穢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穢三
字為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穢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穢解
也有司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于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禮字故云至
于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
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穢即因注文而行先議案俞說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
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即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其繁然者矣
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

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繁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迹也夫禮法
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意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

後王為法審其所貴君子馬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謀卑而易行也○
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注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
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汨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

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悞俞樾曰劉注王三君之說皆
有意為荀子補弊扶偏而寔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
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為後王可也若漢

人則必以漢高祖為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為後王設于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
制是所謂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為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
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
秋鑒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譬之居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為不變鄉之壽民今為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
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為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為之也後人彼
不達此義于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為秦人笑矣彼

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

歲則數今日○盧文弨曰數字從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

審其所貴君子

謂已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紫其人苟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故曰以近知遠

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

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

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

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

於千世之傳也

傳傳

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俞樾曰可字

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為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人之意故人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人之意故人言下失鄉乎抑曲而不達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之說而不知與上下不合也外傳一正作不可欺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度功其功業也

豈其治亂有異

以類度類

若牛馬也

以道觀盡

以道觀盡物之理儒

善而全盡謂

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念孫曰古

故曰古今一也彊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

故草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

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類不悖雖久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

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

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不惑鄉請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謂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

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畧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俞樾曰兩

之而俞濁者口也秦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為愈是也俞誤作侖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畧近則愈詳可據訂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

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畧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

以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

黨親比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朗也解悟貌此則黨為曉

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明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

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悟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然而不好言

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子必辯辯謂能說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為

凡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此句凡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

子集解卷三非相篇五 埽葉山房石印

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

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

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

部十五正引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

作勸人以言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曰呂錢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

之案此與上二句大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

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鐘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

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

飾若墨子之屬也

是以終身不免卑汗傭俗

卑汗傭俗

水處謂之汗亦地之下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

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

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

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近舉相對為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傭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

誤善者於是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

贏餘也

言伸

屈也府然若渠厚稟括之於已也

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獻人云梁水偃也偃與通即偃字也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梁與偃同義故以梁偃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

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

度大各反拙以世反韓侍郎云拙者樂拙也或曰拙當為拙拙揖也言如以揖權進舟船也

今悉改正韓說本考工記都懿行曰拙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拙即拙字拙俗作也言君

子裁度已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揖謂律已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擢兮蘭

拙王逸注擢揖也拙船旁板也段氏王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揖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揖

為擢擢者引也船旁板也段氏王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揖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揖

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擢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拙之義

桓角而達譬如終繼鄭注曰繼弓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膝毛傳曰閉緹也小雅角弓

傳曰不善繼樂巧用則相繼而反士喪禮記弓有松注曰松弓樂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

傷也以竹為之繼與拙同開與松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

拙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揖則於義愈遠矣

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眾○王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眾字

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

謂因眾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為眾之誤甚明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

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

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

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

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欣

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欣

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

蘇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

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証反薌與香同○王念孫曰芳薌和也方言芳和也郭璞

曰芬香和調下也大雅鳥鳴篇曰音酒飲醑燔炙芬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香皆謂

芳子集卷三 非相篇 坤葉山房石印

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

其所貴

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為字

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

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

仁也。

仁謂忠愛之道。

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

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

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

也。

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謀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

注以為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楊作諫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無厭也。論語八

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楊讀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

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行，楊斷故言

為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不如見本，分

分上下貴賤之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不如見本，分

所見本已行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行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行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

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辨說然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

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大理而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

故反○王念孫曰居讀為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

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

其証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

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遷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

氏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

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言已可

也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讖同謂直言

黨正為重也○郝懿行曰致緻黨讖並古今字讖言即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

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為廣廣有三十平聲大如

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重子之無也昭十六年與重子之無也致實與黨正對文同義也致實與黨正對文

也左傳注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

辯而無統無根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

之均瞻唯則節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少錯悞耳○盧文弨曰

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蓋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俞樾曰之猶則也信九年左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

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

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中節故下文

云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悞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

為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悞為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

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眾經音義十二引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

字或從口故譖又為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

荀子集解 卷三 非十二子篇 七 埤葉山房石印

尤非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

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盧文弨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齊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

務也則前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王念孫曰疆國篇云假今之世蓋地不如益信之

說為是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盧文弨曰梟宋本作澆與澆同

繕性篇澆醇散樸釋文喬宇鬼瑣喬與譌同譌詐也又余律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故蕩

也說大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鬼

游則去樂鄭云鬼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

牛彼反○郝懿行曰喬滿溢也字張大也鬼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也此謂飾邪

說文姦言以惑惑人者喬字所謂大言炎炎也鬼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

行說失之鬼瑣又見儒效正論篇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宋本

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字鬼瑣而不釋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

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大

者欺惑愚眾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大

重復又與楊注不合矣俞樾曰楊讀喬為譌是矣訓字為大則與譌誼不倫字當讀為訐

說大言部訐譌誼也然則喬字猶言譌誼矣先謙案喬字俞說是鬼瑣猶委瑣之為姦矣相

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推委屈崎崔嵬即崔嵬異文嵬之為姦猶嵬之為姦矣相

如傳委瑣握聲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訓曲則嵬亦訓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嵬說

鬼說猶曲說也下文云吾語女學者之嵬容又云是學者之嵬也謂其容如彼即是嵬說

之嵬猶史記言曲儒也此說正論篇又云嵬辭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

瑣也英與嵬瑣對大英為俊選之尤則嵬瑣為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

本從盧校此句上有欺惑愚眾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混然無分

四字今案王說是從元刻刪

在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

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體義則與禽獸無異故

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

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并與此同先謙案王說

是今從呂錢不足以合文通治

文義通于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眾

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

言能成條理也故是它蹢躅也

蹢躅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宅成豈同族

皆足以欺惑愚眾

志道家有公子年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年稱莊子之言以折公

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年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

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忍情性暴豁利跂

年東行機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俗自黎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止氏反

○郝懿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為高者暴豁者過於深陷利跂者便於走趨豁讀為難跂

音為企四字雙聲韻先謙案荀子多以暴為極豁之為言深也老子為天下豁河上公

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豁是豁有深義暴豁猶言極深耳利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

曰離跂跂企同字廣雅釋詁食苟以分異人為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不足以合大眾明大

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是陳仲史簡也

已解上○盧文弨曰解見不

稱言不知輕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功用功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

重稱尺証反

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

荀子集解

卷三

非十二子篇

埽葉山房石印

○王念孫曰上與尚同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為太而以過儉約失之優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大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刀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增蒲且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以優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先謙案富國篇云羣聚未縣則君臣未立為輕漫亦失之

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

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脩謂不循舊法

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脩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脩而好作也不與下脩與脩字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形勢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

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勢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終日言成文典反剗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倜然疏遠

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剗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剗剗則疏遠無所指歸也○謝本從盧校作及剗察之盧

文昭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覆也謂復剗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剗剗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為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剗察之其字正作

反剗鉛古穀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不可以經國定分俗裁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不可以經國定分俗裁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不法先王不是

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為奇異之奇其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為

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為奇異之奇其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為

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為奇異之奇其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為